

浮溪集

浮溪集卷十四

宋

汪

藻

撰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朱勝非奏受告新差江

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詔

朕歲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聲于殊俗莫如舊弼之
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湓浦實控上
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就道卽交印以臨軍
乃騰遜避之章殊失倚毗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

大臣繫國之安危況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
機會勤吾顧憂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
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值則僵不修則壞況
今中外岌岌干戈未寧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輟而不
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爲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
幾年綱目咸理是用輟從右府擢貳中台庶藉老成之

人同紆今日之急乃抗章來上豈朕所望哉卿其趨攬
事樞思所以康濟艱難者分陰可惜勿復重陳所請宜
不允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
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
有當世之材遂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爲時著明故聞千
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實樞機之地共圖龜鼎
之安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

不允

新除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邃深無忌于憂患必同未嘗有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爲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渭陽之後頒朕徽數奪卿至情顧勲賢之竝隆于恩禮以非過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旣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
修卿爲國折衝實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咸震
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實及國家之間暇收農畝之
荒餘率衆踰江分屯力穡昔充國留田于漢鄯坐制先
零重華給耒于唐軍卒全振武可令長算有愧前人其
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綢辭
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
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
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陪經幄不
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
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

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弘蓋古者君
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跡之地卿

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
我老成況綱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
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
抗章自劾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
正事士儂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擁將旄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
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彊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咄
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盍體詔恩卽祇官守懇辭

之語朕未欲聞

新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
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暮歲吁俞帷幄弘益居多比緣人言
釋位而去懇牘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裒舊弼國
家常典何足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飭躬寡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

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鬱予抱升
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溫州觀察使王瓚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胄稍鑄勇爵久掛刑書
旣屢奮于徂征當悉除于宿負還卿舊著示朕至恩庶
寬左袵之憂用揅東隅之失往祇承命勿復固辭所請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乞閒慢差

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實
宜慈壺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
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
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計是爲分陝咸謂
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尙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
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
州無爲軍宣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
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
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
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畀
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拂眷
懷其趨屈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
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諒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
焉而屢以微病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
時勉爲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
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
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辯宋昌之忠茲升
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
留而閔以官職爲累升華秘殿庸示至恩胡爲抗章貶

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
宜不允

兵部尚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燭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
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祇召以趨朝見敏誠于體
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奚固執于沖懷未卽膺于成命
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
命不允詔

朕惟慶歷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

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
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
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
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
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宇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
帷幄之論具有搢紳之瞻乃遣使輶特頒詔檢庶此遐
方之弊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

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
于去病無以家爲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
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爲宗室祭酒貼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
而遽求去露章來上良用憮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秦中之疆弱常爲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